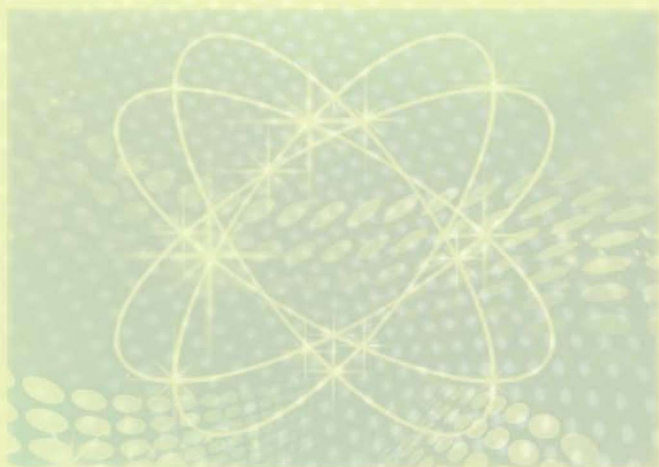


象牙戒指

庐隐 著



盛夏里的天气，烈火般的阳光，扫尽清晨晶莹的露珠，统御着宇宙，一直到黄昏后，这是怎样沉重闷人的时光啊！人们在这样的压迫下，懒洋洋的像是失去了活跃的生命力，尤其午后那更是可怕的蒸闷；马路上躺着的小石块，发出孜孜的响声，和炙人脚心的灼热。

在这个时候，那所小园子里垂了头的蝴蝶兰，和带着醺醉的红色的小玫瑰；都为了那吓人的光和热，露出倦怠的姿态来，只有那些深藏叶蔓中的金银藤，却开得十分茂盛。当一阵夏天的闷风，从那里穿过时，便把那些浓厚的药香，吹进对着园子开着的门里来。

那是一间颇幽静的书斋，因为天热，暂时在南窗下摆了一张湘妃竹的凉榻，每天午饭后，我必在那里休息一个时辰。这一天我才从浴室里出来，将凉榻上的竹夫人摆好，正预备要睡。忽见门房的老杨进来说，外面有一位女士要会我，我连忙脱下浴衣，换了一件白色的长衫，外面的人影已渐渐近了，只听那位来客叫道：“露沙在家吗？”这是很熟悉的口腔，我猜是素文，仰头望窗外一张，果然是她。那非常矮小的身段，正从茶藤架下穿过来，不错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因为要详细知道新近死去的朋友沁珠的往事，而她一向都很清楚她，所以我邀她今天来把这段很富有浪漫情趣的故事告诉我。

我们是很不拘泥什么的朋友，她一来就看上了我的凉榻，一倒身便睡在上面，同时还叫道：“这天气够多热呀，快些给我一杯冰镇汽水，——如果有冰结林，那就更好了！”我叫张妈从冰箱里拿出两瓶汽水，冰结林却不曾预备，不过我家离宾来香很近，吩咐老杨打了个电话，叫他送来一桶柠檬的，这种安排使得素文格外起劲，她躺在竹

榻上微笑着说：“这是一种很好的设备，为了那一段惊人的故事，而且也是很合宜的。”

我们把绿色的窗幔垂了下来，使得屋内的光线，变成非常黯淡，同时喝着冰汽水。在一切都觉得适意了，素文从衣襟里的小袋子内取出一个小小的白色象牙戒指，她一面叹了一口气说：“你别看这件不值什么的小玩具，然而它却曾监禁了一个人的灵魂。——”

我看了这个戒指，忽然一个记忆冲上我的脑海，我惊疑地问道：“素文，我记得沁珠临死的时候，手上还戴着一只戒指，和这个是一色一样的，当时给她穿衣服的人曾经说：她要把这只戒指带到棺材里去，……但是结果怎么样？我因为有事没等她下棺，就先走了，……难道现在的这只戒指，也就是她手上戴的那只吗？”

素文摇头道：“不是那一只，不过它们的来处却是相同的。”我觉得这件事真有些浪漫味道，非常想知道前后的因果，便急急追问素文道：“这是哪一位送给沁珠的，怎么你也有一只呢？”

“别焦急，”她说：“我先简单的告诉你，那戒指本来是一对，是她的一個朋友从香港替她寄来的，当时她觉得这只是很有趣的一件玩物，因此便送了我一只，但是以后发生了突然的事变，她那只戒指便立刻改了本来的性质变成富有意义的一个纪念品……”

“这真是富有趣味的一段事实，请你把详细的情节仔细告诉我吧！”

“当然，我不是要告诉你，我今天就不必来了；并且我还希望你能把这件事情写下来，不用什么雕饰，她的一生天然是一首悲艳的诗歌。这是一种完美的文艺，——本来我自己想写，不过你知道，最近我的生活太复杂，一天东跑西颠的，简直就没有拿笔的工夫。再者三四天以后，我还想回南边家里看看……”

“好吧，”我说了：“你就把她的历史从头到尾仔细说给我，当然我要尽我的力量把她写下来。”

于是她开始说了，下面便是她的叙述，我没有加多少删改——的确，素文很善于辞令，而沁珠的这一段过去，真也称得起是一首悲艳的诗歌。

在那年暑假后，学校刚刚开学的一天下午，我从寝室里走了出来，看见新旧同学来了不少，觉得很新鲜有趣味，我便同两个同学。名叫杨秀贞和张淑芳的，三个人一同坐在屏风门后过道上的椅子上，来来往往的，都是些年轻活泼的同学；有的手里拿着墨水瓶，腋下挟着洋纸本子到课堂去的。有的抱着一大堆音乐谱子，向操场那面音乐教室去的。还有几个捧着足球，拿着球拍子，到运动场去的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从屏门外来了一个面生的新学生，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麻纱短衫，腰间系了一条元色的绸裙，足上白鞋白袜，态度飘洒，丰神秀丽，但是她似乎有些竭力镇静的不自然的表情。她跟着看门的老头徐升急急地往里走，经过我们面前时，她似乎对我们看了一眼，但是我们是三对眼睛将她瞪视着，她立刻现出非常窘迫的神气，并且非常快的掉转身子，向前去了。

“嘿！你们猜刚走过去的那个新学生，是哪一科的？咱们跟着瞧瞧去吧！”秀贞说着就站了起来。

“好，好，”淑芳也很同意地叫着，当然我也没有反对的理由，于是我们便追着她到了学监办公处，我们如同把守门户的将军，向门两边一站；那位高身材略有几个麻点的学监，抬头看了我们一眼，但是她早已明白这些年青人的好奇心理，所以她并不问我们什么，只向那个新学生一看，然后问道：

“你是来报到的吗？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是的，我叫张沁珠。”

“进哪一科的？”

“体育科。”

“你今天就搬进来吗？……行李放在哪里？”

“是，我想今天就搬进来，行李先放在号房。”

“你到这边来，把这张单子填起来！”

那个张沁珠应了一声，便向办公桌走去，于是那位学监先生便回过身来，对我们含笑道：“你们来，别在那里白站着看热闹，……张淑芳，你是住在二十五号不是？我记得你们房里有一个空位子？”

“不错，是有一个，那是国文课程煌的位子，她送她母亲的灵柩回南去了。”

“那么就叫张沁珠补这个空位子，你们替我带她去，好好地照应她，有什么不清楚的事情，你们告诉她，——我就把这件事交给你们了。”学监说完，又转身对张沁珠道：

“你跟她们去吧！”张沁珠答应着退出来，跟着我们上了楼梯，没有走多远，就到了二十五号房的门口。张淑芳把门推开，让沁珠进去。沁珠看见这屋子是长方形的，两旁整整齐齐摆了四张木床，靠窗户右边那一架空着；其余那三架都铺着一色的白被单，上面放着洋式的大枕头。有的上面绣着英文字，有的是十字布挑成的玫瑰花。

“请坐吧，张姊姊！”淑芳向沁珠招呼，同时又向我说道：“素文，请你下去叫老王到门房把张姊姊的行李送到这里来。”

我便邀着秀贞同去，我们两人一同走，一面谈话，秀贞说：“素文，你觉得张沁珠怎样？”

我说：“长的也没有什么特别漂亮，只是她那一对似蹙非蹙的眉毛；和一对好像老含着泪水的眼睛，怪招人喜欢的，是不是？”

“对了！我也是这样说，不过我更爱她的风度，真是有一股俏皮劲。”

我们谈着已来到号房，老王正在那里闭着眼睛打盹呢！我们大声一嚷，把他吓得跳了起来，揉着眼睛问道：“你们找哪一位？”

秀贞和我都不禁笑道：“你还在做梦吧；我们找谁！——就是找你！”

老王这时已经认出我们来，说道：“原来是杨小姐和王小姐呵。”

“对了，你把新来张沁珠小姐的行李，扛到楼上二十五号去，快点！”我们交代完，就先跑回来了。不久老王就扛着行李进来了，他累得发喘，沿着褐黑色的两颊流了两道汗水，他将行李放在地上，并将铺盖卷的绳子打开，站起来道：“小姐们还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没事了，你去吧！”秀贞性急地叫着。淑芳含笑点头道：

“你怎么还是这个脾气，”同时叫道：“老王慢着，你把这蚊帐给挂上。”老王爬上床去挂帐子。只见秀贞把鼻子向上耸了耸，两个深黑而活泼的眼球向四围一扫，憨态十分，惹得我们都大笑起来。沁珠走过去握着她的手道：“你真有意思！”淑芳接言道：“张姐姐，你不知道她是我们一级里的有名的小皮猴。”

“别瞎说了！”秀贞叫道：“张姐姐，你不用听淑芳姊的话，她是我们级里出名贤慧的薛宝钗。”

沁珠笑道：“你们竟玩起这一套来，那么谁是林黛玉呢？”

淑芳和秀贞都指着我笑道：“这不是呢？”我自然给她们一个滑稽的鬼脸看。大家笑着，已把沁珠的东西整理好。于是我们就一同下楼去参观全校的布置，我们先绕着走廊走了一周，那一排的屋子，全是学生自修室和寝室，没有什么看头，出了走廊的小门，便是一块广阔的空场，那里设备着浪木，秋千，篮球架子和种种的运动器具。在

广场的对面就是一间雄伟庄严的大礼堂，四面都装着玻璃窗，由窗子外可以看见里面一排排的椅子和庄严的讲台。再看四面的墙上挂着许多名人哲士的肖像，正中那面悬着一块白底金字的大匾额，写的是：

“忠信笃敬”四个隶字：这是本校的校训。穿过礼堂的廊子，另外有一个月亮门，那是通校园的路，里面砌着三角形的，梅花式的，半月形的种种花池，种着各式的花草，围着校园有一道很宽的走廊，漆着碧绿的颜色，非常清雅。我们在校园玩了很久，才去看讲堂，——那位置是在操场的前面，一座新盖的大楼房，上下共分十二个讲堂。我们先到体育科去，后来又回到国文科去。它们的形式大约相同。没有什么意思，我们没有多耽搁，就离开这里。越过一个空院子，看见一个八角形的门，沿着门攀了碧绿的爬墙虎，我们走进去，只见里面另有一种幽雅清静的趣味。不但花草长得格外茂盛，还有几十根珍奇的翠竹，原来这是学校特设的病人疗养院。在竹子后面有五间洁净的病房，还有一位神气很和蔼的女看护，沁珠最喜欢这个地方。离竹屏不远有一座茶磨架，这时，花已开残，只有绿森森的叶子，偶尔还缀着一两朵残花，在花架旁边，放着一张椅子，我们就在这里坐了很久。自然，那时我们比现在更天真。我们谈到鬼，谈到神仙，有时也谈到爱情小说。不过我们都太没有经验，无论谈到哪一种问题，都好像云彩走过天空，永远不留什么痕迹，等到我们听见吃饭的钟声响了，才离开这里到饭厅去，那是一间极大的厅堂，在寝室后面。里面摆了五十张八仙桌，每桌上八个人，我们四个人找了靠窗边的桌子坐下，等了一会，又来了四个不很熟识的同学。我们沉默着把饭吃完，便各自分散了。

晚上自修的时间，我去看沁珠，她正在低头默想，桌上放着两封信，一封是寄到她家里去的。还有一封写着：“西安公寓五号伍念秋先生。”

我走进时，她似乎没有想到，抬头见了我时，她“呵！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是你呀！我还以为是学监先生呢！”

我便问她：“为什么不高兴？”她听了这话，眼圈有点发红，简直要哭了，我便拉她出来说：“今晚还没有正式上自修课。我们出去走走，没有什么关系。”

她点点头，把信放在抽屉里，便同我出来了；那夜月色很好，天气又不惊不热。我们便信步走到疗养院的小花园里去，景致更比白天好了；清皎的月光，把翠竹的影子照在墙上，那竹影随着夜风轻轻地摆动，使人疑画疑真；至于那些疏疏密密的花草，也依样的被月光映出活泼鲜明的影子，在那园子的地上。

我们坐在白天坐过的那张长椅子上，沁珠像是很不快活，她默默地望着多星点的苍空，叹了一口气。

我也不由得心里起了一阵莫名其妙的惆怅，后来忽听沁珠低吟道：“东望故园路茫茫！”

“沁珠，你大约是害了思乡病吧？”我禁不住这样问她。她点点头并不回答什么，但是晶莹的泪点从她眼角滚落到衣襟上了。我连忙握住她的手安慰道：“沁珠，你不要想家，这只不过是暂时的别离，三几个月后就放年假，到那时候你便可以回家快活去了。”

沁珠叹息道：“我不知道我的情形，——我并不是离不开家，不过你知道我的父亲太老了，……在我将要离开他的头一天，我们全聚在我母亲房里谈话，他用悲凉的眼睛望着我叹息道：‘我年纪老了，脱下今天的鞋，不知明天还穿得上不？’的确，我父亲是老了。他已经七十岁，头发全落净，胸前一部二尺长的胡须，完全白了，白得像银子般。我每逢看见他，心里就不免发紧，我知道这可怕的一天，不会很久就必定要来的。但是素文，你应得知道，他是我们家里唯一的

光明，倘使有一天这个光明失掉了，我们的家庭便要被黑暗愁苦所包围……”她说到这里，稍微停了一停，我便接着问道：“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？”

“我还有母亲，哥哥，嫂嫂，侄女儿。”

“哥哥多大年纪了？”

“今年三十二岁。”

“那不是已经可以代替你父亲来担负家庭的责任吗？”

“唉！事实不是那样简单。你猜我母亲今年多大年纪？……我想你一定料不到她今年才四十八岁吧！我父亲比她足足大了二十二岁，这不是相差得太多吗！不过我母亲是续弦，我的嫡母前二十年患肺病死了，她留下了我的哥哥。你知道，世界上难做的就是继母。虽然我母亲待他也和我一样，但是他们之间的一种必然的隔阂，是很难打破的。所以家庭间时常有不可说的暗愁笼罩着。至于嫂嫂呢，关系又更差着一层，所以平常对于我母亲的关切。也只是面子事。有时也有些小冲突，不免使我母亲伤心。不过有父亲周旋其间，同时又有我在身旁，给她些安慰，总算还过得很好，现在呢，我是离她这样远，父亲又是那样大的年纪，真像是将要焚尽的绿蜡……”

沁珠的声音有些哽咽了。她面色惨白，映着那清冷的月光，仿佛一朵经雨的惨白梨花，我由不得将手放在她的肩上，——虽然我个子年龄都还比她小，可是我竟像姊姊般抚慰着她。沉默了很久，她又接着说道：

“当时我听了你父亲所说的话，同时又想到家里的情形，我便决意打消到北京来求学的念头，”我说：

“父亲！让我在家伴着你吧；北京我不愿意去了。”父亲听了我的话，虽然他的嘴唇不住地掣动；但他到底镇定了一时的悲感。他含

着慈悲的笑容说道：“唉！珠儿你不要灰心！古人说过：‘先意承志，才是大孝。’我一生辛苦读了些书，虽然没有得到什么大功名，然也就不容易。现在我老了很盼望后代子孙中有能继我的遗志的。你哥哥呢，他比你大，又是个男孩，当然我应当厚望他。不过他天生对于学问无缘——而你虽然是个女孩，难得你自小喜欢读书。而且对于文学也很有兴趣，所以我便决心好好地栽培你。去年你中学毕业时，我就想着叫你到北京去升学。而你母亲觉得你太年轻不放心，也就没有提起。现在难得你自己有这个志愿，你想我多么高兴！……至于我虽然老了，但精神还很健旺，一时不会就有什么变故的，你可以放心前去。只要你努力用功，我就喜欢了。”

父亲说了这些话，我也没话可答。只有心下感激老人家对我的仁慈。不过我却掩不住我悲酸的眼泪。父亲似乎不忍心看我，他老人家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看看天色，太阳离下山还有些时候，他便转身对我说：“我今天打算到后山看看，珠儿同我去吧！”

“怎么又要到后山去吗？”我母亲焦急地说：“你的身子这两天才健旺些，我瞧还是歇歇吧！不必去了，免得回头心里又不痛快！并且珠儿就要走，她的事情也多。”

“唉！”我父亲叹息了一声说：“我正是因为珠儿就要走，所以叫她看看放心，我们去了就来，我决不会不痛快，人生自古谁无死，况且我已经活到七十岁了，还有什么不足？”我父亲说话的时候，两眼射出奕奕的光芒，仿佛已窥到死的神奇了。

我母亲见拦不住他，便默默地扶了我侄女蕙儿，回到自己屋里去了，不用说，她自然又是悄悄地去垂泪。我同父亲上了竹轿，这时太阳已从树梢头移开，西方的山上，横亘着五色的霞彩，美丽娇俏的山花，在残阳影里轻轻地点头。我们两顶竹轿在山腰里停下来，我扶着

他向那栽有松柏树的坟园里去，晚凉的微风从花丛里带来了馥郁的野花香，拂着老人胸前那些银须。同时听见松涛激壮的响着，如同海上的悲歌。

没有多少时候，我们已走近坟园的园墙外了。只见那石门的广额，新刻着几个半红色的隶字：“张氏佳城”，那正是他老人家的亲笔。我们站在那里，差不多两分钟的光景，我父亲在注视那几个字以后，转身向我说：“这几个字写得软了，可是我不愿意求别人写；我觉得一个人能在他活着的时候，安安稳稳为自己安排身后事，那种心情是值得珍贵的——生与死是一个绝大的关头，但能顺从自然，不因生喜，不为死惧，便可算得达人了。……并且珠儿你看这一带的山势，峰峦幽秀，远远望过去一股氤氲的瑞气，真可算全山最奇特的地方，这便是我百年后的归宿地；……听说石炉已经砌好了，我们过去看看。”他老人家说着站了起来，我们慢慢地走向石扩边去，只见那扩纵横一丈多，里面全用一色水磨砖砌成的，很整齐，扩前一个石龟，驼着一块一丈高的石碑，只是还不曾刻上碑文。石碑前面安放着重石的长方形的祭桌，和几张圆形的石凳。我父亲坐在正中的那张圆椅上，望着对山沉默无言。我独自又绕着石扩看了一周，心里陡然觉得惊怕起来。仿佛那石扩里有一股幽暗的黑烟浮荡着，许多幽灵都在低低地叹息——它们藏在生与死的界碑后面，在偷窥那位坐在石凳上，衰迈颤抖的老人的身体，恰像风中的白色曼陀罗花，不久就要低垂着头，和世界的一切分别了。咳！“‘死’是怎样的残苛的名辞呵！”我不禁小声地咒诅着。父亲的眼光射到我这边来。

这时天色渐渐迈过后山的顶峰，沉到地平线下面去了。剩下些光影的余辉，淡淡地漾在浅蓝色的天空里，成群的蝙蝠开始飞出屋隙的巢窠，向灰黯色的帷幕下盘旋。分投四野觅食的群鸟，也都回林休息

了。山林里的坟园，在这灰暗的光色下，更是鬼影憧憧。我胆怯的扶着父亲，找到歇在山腰的轿夫，一同乘轿回来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便同我父亲的学生伍念秋结伴坐火车走了。可是深镂心头种种的伤痕，至今不能平复。今夜写完家信，我想家的心更切了，唉！素文！人生真太没意思呵！

我听了沁珠的一段悲凉的述说，当然是同情她，不过！露沙！你知道我也是一个苦命的孩子，我的家乡远在贵州，虽然父母都没有了，可是还有一个比我小的弟弟，现在正不知道怎样。我想到这里，眼泪也不由流了下来。我同沁珠互相倚靠着哭了一场，那时夜色已深，月影已到中天了。同学们早已睡熟，我们两人有些胆怯，才穿过幽深的树影，回到寝室去——这便是我同沁珠订交的起头。

二

在学校开学一个月以后，我同沁珠的交情也更深切了。她近来似乎已经习惯了学校的生活，想家的情感似乎也淡些。我同她虽不同科；但是我们的教室，是在一层楼上，所以我们很有亲近的机会。每逢下课后，我们便在教室外面的宽大的走廊上散步，或者唱歌。

素文说到这里，恰好宾来香的伙计送冰结林来，于是我们便围在圆形的小藤桌旁，尽量的吃起来。素文一连吃了三碗，她才笑着叫道：“好，这才舒服啦！咱们坐下慢慢地再谈。”我们在藤椅上坐下，于是她继续着说道：

露沙！的确，学校的生活，实在是富有生机的，当然我们在学校的时候，谁都不觉得，现在回想起来，真感到过去的甜蜜。我记得每天早晨，那个老听差的敲着有规律的起身钟时，每个寝室里便发出种种不同的声音来。有的伸懒腰打哈欠，有的叫道：“某人昨晚我梦见我妈妈了，她给我做了一件极漂亮的大衣！”有的说：“我昨夜听见某人在梦里说情话。”于是同寝室的人都问她说什么？那个人便高声唱道：“哥哥我爱你！”这一来哄然的笑声，冲破了一切。便连窗前柳树上麻雀的叫嚣声也都压下去了。这里的确是女儿的黄金世界。等到下了楼，到栴沐室去，那就更有趣味了。在那么一间非常长，甬道形的房屋里，充满着一层似雾似烟的水蒸汽，把玻璃窗都蒙得模模糊糊看不清楚。走进去只闻到一股喷人鼻子的香粉花露的气息。一个个的女孩，对着一面菱花镜装扮着。那一种少女的娇艳和温柔的姿态，真是别有风味。沁珠她的梳妆台，正和我的连着，我们两人每天都为了这醉人的空气相视而笑。有时沁珠头也不梳，只是站在那里出神。有时她悄悄站在同学的身后，看人家对着镜子梳头，她在后面向人点头微笑。

有一天我们从栳沐室出来，已经过了早饭的时间，我们只得先到讲堂去，预备上完课再吃点心。正走到过道的时候，碰见秀贞从另一面来了，她满面含笑地说：

“沁珠姊！多乐呵，伦理学先生请假了。”

“是真的吗？”沁珠怀疑地问道：“上礼拜他不就没来上课吗，怎么又请假？”

“噯呀！什么伦理学，那些道德论我真听腻了，他今天不来那算造化，沁珠姊怎么倒像有点失望呢？”

沁珠摇头道：“我并不是失望；但是他也太爱请假了。拿着我们的光阴任意糟踏！”

“那不算稀罕，那个教手工的小脚王呢？她虽不告假，可是一样地糟踏我们的时光。你照她那副尊容，和那喃喃不清的语声，我只要上了她的课，就要头疼。”

沁珠听了秀贞形容王先生，下禁也笑了。她又问道：“你们有她的课吗？”

我说：“有一点钟，……我也不想上她的课呢！”

“你们什么时候有她的课？”秀贞说。

“今天下午。”我说。

“不用上吧，我们下午一同到公园去看菊花不好吗？”沁珠很同意，一定邀我同去，我说：“好吧，现在我还有功课，下午再见吧！”我们分手以后，沁珠和秀贞也到讲堂看书去了。

午饭后，我们同到学监室去请假，借词参观图画展览会，这是个很正大的题目，所以学监一点不留难地准了我们的假。我们高高兴兴地出了校门，奔公园去，这时正是初秋的天气，太阳发出金黄色的光辉，天庭如同明净的玉盘，树梢头微微有秋风穿过，沙沙地响着。我

们正走着，忽听秀贞失惊的“呀”了一声，好像遇到什么意外了。我们都不觉一怔，再看她时，脸上红红的，低着头一直往前走，淑芳禁不住追上去问道：

“小鬼头你又要什么花枪呢？趁早告诉我们，不然咱们没完！”

我同沁珠也紧走了两步，说道：“你们两人办什么交涉呢？”

淑芳道：“你们问秀贞，她看见了什么宝贝？”

“呸！别瞎说你的吧！哪里来的什么宝贝？”秀贞含羞说。

“那么你为什么忽然失惊打怪地叫起来？”淑芳不服气地追问她，秀贞只是低着头不响，沁珠对淑芳笑道，“饶了她吧，淑芳姊！你瞧那小样儿够多么可怜！”

淑芳说：“要不是沁珠姊的面子，我才不饶你呢！你们不知道，别看她平常傻子似的，那都是装着玩。她的心眼不少呢！上一次也是我们一齐上公园去，走到后面松树林子里，看见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，背着脸坐着，她就批评人家说：‘这个人独自坐在这里发痴，不知在想什么心事呢？’我们也不知道她认识这个人，我们正在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人家呢，忽见那个人站了起来，向我们这边含笑地走来。我们正不明白他什么意思，只听秀贞咯咯的笑说：‘快点我们走吧！’”正在这个时候，那个青年人已走到我们面前了，他恭恭敬敬地向秀贞鞠了一个很有礼貌的躬，说道：

“秀贞表妹，好久不见了！这几位是贵同学吧？请到这边坐坐好不好？”秀贞让人家一招呼，她低着头红了脸，一声也不哼，叫人家多么窘呵！还是我可怜他，连忙答道：“我们前面还有朋友等着，不坐了，……今天大概又是碰见那位表兄了吧！”

秀贞被淑芳说得不好意思，便头里跑了。当我们走到公园门口时，她已经把票买好，我们进了公园，便一直奔社稷坛去，那时来看菊花

的人很不少，在马路上，往来不绝地走着，我们来到大殿的石阶时，只见里面已挤满了人，在大殿的中央，堆着一座菊花山。各种各色的菊花，都标着红色纸条，上面写着花名。有的含苞未放，有的半舒眼钩；有的低垂粉颈；有的迎风作态，真是无美不备。同时在大殿的两壁上，悬着许多菊花的名画，有几幅画得十分生动，仿佛真的一样。我们正看得出神，只见人丛里挤过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来，他梳着时髦的分头，方正的前额，下面分列着一双翠森森的浓眉；一对深沉多思的俊目，射出锐利的光彩来——他走到沁珠的面前招呼道：

“密司张许久不见了，近来好吗？”

沁珠陡然听见有人叫她，不觉惊诧，但是看见是她父亲的学生伍念秋时，便渐渐恢复了原状答道：

“一切托福，密司特伍，都好吧，几时来的？”

“多谢，……我今天一清早就来了，先在松林旁菊花畦那里徘徊了一阵，又看了看黄仲则的诗集，不知不觉天已正午，就在前面吃了些点心，又到这里来看菊花山；不想这么巧，竟遇见密司张了。……这几位是贵同学吗？”

沁珠点点头，同时又替我们介绍了。后来我们要离开大殿时，忽听伍念秋问沁珠道：“密司张，我昨天寄到贵校的一封信，你收到了吗？”

“没有收到，你是什么时候寄的？”沁珠问他，他沉吟了一下说道：“昨天下午寄的，大约今天晚上总可以收到吧！”

伍念秋送我们到了社稷坛的前面，他便告辞仍回到大殿去。我们在公园里吃了点心，太阳已下沉了，沁珠提议回去，秀贞微微一笑道：“我知道沁珠姊干么这么急着回去，”淑芳接口道：“只有你聪明，难道我还不知道吗？”我看她们打趣沁珠，我不知道沁珠对于伍念秋

究竟有没有感情，所以我只偷眼望着沁珠，只见她颊上浮着两朵红云，眼睛里放出一种柔媚含情的光彩，鲜红的嘴唇上浮着甜蜜的笑容，这正是少女钟情时的表现。

到学校时，沁珠邀我陪她去拿信，我们走到信箱那里，果见有沁珠的两封信，一封由她家里来的。一封正是伍念秋寄给她的。沁珠拿着信说道：“我们到礼堂去吧，那里有电灯。”我们一同来到礼堂，在头一排的凳子上坐下，沁珠先将家信拆开看过，从她安慰的面容上，可以猜到她家里的平安。她将家信放进衣袋，然后把伍念秋给她的信，小心地拆看，只见里面装着两张淡绿色的花笺，展开花笺，那上面印着几个深绿色的宋体字是：“惟有梅花知此恨，相逢月底恰无言。”旁边另印着一行小字是：“念秋用笺。”仅仅这张信笺已深深地刺激了少女幽怀的情感。沁珠这时眼睛里射出一种稀有的光彩，两朵红云偷上双颊，她似乎怕我觉察出她的秘密。故意装作冷静的神气，一面自言自语地道：“不知有什么事情。”这明明是很勉强的措辞，我只装作不曾听见，独自跑到后面去看苏格拉底和亚里斯多德的肖像。然而我老实说，我的眼波一直在注意着她。没有多少时候，她将信看完了。默然踌躇了一番，不知什么缘故，她竟决心叫我来查看她的信。她含笑说：“你看他写的信！……”我连忙走过去，从她手里把信接过来只见上面写道：

沁珠女士：

记得我们分别的那一天，正是夏蝉拖着喑哑的残声，在柳梢头作最后的呻吟。经过御河桥时，河里的水芙蓉也是残妆暗淡。……现在呢？庭前的老桂树，满缀了金黄的星点，东篱的菊花，各着冷艳的秋装，挺立风前露下。宇宙间的一切，都随时序而变更了。人类的心弦，当然也弹出不同的音调。